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独自寂寞

 **eBOOK**
网络资源 中国风

开端

时常沉默的，难免迸发得激烈；时常微笑的，伤痕也许刻骨；
广结人缘的，谁知内心的寂寞；漠视独行的，未必便是无情。

这些话是我有一天上《自适应分析》时的副产品，工工正正地抄在了本子上。友人老杨看见后，在后面无耻的加上了几句：

没有女友的，难免内心的寂寞；

有了女友的，难忍身心的痛苦。

还来一横批：“过来人”。

老杨比我大好几岁，是工作后再考的研究生，大龄青年嘛，自然有些想法。其实他条件很好，人又精神，打上领带帅气十足，舞技更无话可说，稳是我们这一届的舞林第一高手。每到周末，看着他在脏衣服堆中摸索，然后抽出条领带，得意洋洋地打上时，都为那些清纯的 MEIMEI 捏把汗。午夜的霓虹灯实在是种罪恶，让这样的领带都可以散发光芒。

眼光和年龄是成反比的，在老杨身上表现的很明显：他认识的美女越来越单纯，以前还追求色艺俱佳，而今的则多是卖身不卖艺一类了。我不爱去和他的表妹们混，宁可一个人呆在教研室里看武侠：匹马轻裘三万里，一剑光寒十四洲。端的过瘾。要美女里面什么样的都有，又不用费心伺候。老杨总说我是个精神恋爱者，喜欢虚幻；辜负了风月，是个罪人。我倒不知道问题这么严重，难怪入党申请书被一拖再拖的。老杨毕竟是党员，本质还是很好的，和那些女孩决不乱来。我对他的定力很是佩服，问他如何能够做到，他起初总归结到党性原则，经不起我再三的问，终于在一天喝了点酒后，他告诉我：“你以为我就想找个头脑简单的老婆吗？我好歹也是个研究生，总不会自贬身分的。”

我会找个好女孩的，这样的女孩对我有多少个表妹是不会太在意的，但是如果我胡来，就绝对会失去接近她们的机会。”

“那你又何必现在这样？有些女孩可真对你好。”我问他。

“寂寞嘛！”他一耸肩，似是随意地唱起了校园民谣：

“你知不知道——

一个人的滋味——

象是喝了一杯冰冷的水……”

声音逐渐低沉，他望着酒杯，也不知在想什么。

轻轻的声音笼罩下，我们各自无言。

一股说不出的寂寞涌上心头，我倒倒在狼籍的屋子中，强烈地思念远方的女友。

引子

我和老杨至少有一点是相似的：我们都是性情中人。大丈夫该哭就哭，该笑则笑，乃立世的原则。何况我向是自诩诗人的，

女友是北京人，家也在北京。我在南方上学，家也在南方。听起来似乎很奇怪，其实身在局中，这段缘也没有什么。我们是中学的同学，那时大家都在一个部队大院里。

86年裁军，整个部队四分五裂、学校也就无从谈起了。爸爸是南方人，落叶归根，所以举家回到了南方。女友是北方人，全家迁回到北京。稀里糊涂的，我们便书信来往。

很快几年就过去了，当年的毛孩子如今都已经长大，这是我们的友谊还一直保持着。我一直以为，她还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可爱的女孩。上了大学以后，总感到自己已经颓废了很多，在校园里纵情声色，已经不复昔年的我。然而她却似乎始终没有变，每次看她的来信，宛如天上浮云一般的美丽。不带一丝人间的俗气。婴童之间，诉说着一个幽幽的情怀。少年的照片上，她似乎并不美丽，然而少年的天空总是蓝的，蓝天中的她在我记忆中始终美丽。她也很喜欢看我的信，这大概与我每次写信时都很有心情有关。除了信，我们从没有别的联系，信也不多，保持着隔月一封。学校里诱惑太多，我也只是在收到信时才会想到她，毕竟天上的云太高，我只能偶尔欣赏。

她比我低两届，在我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，由于工作分配的需要，我来到了北京。

虽然告诉了她，我还是没有决定是否去看她。距离其实是一种美，我实在不想打破自己心中的美。在北京期间，我住在大学的同学家里。一天早上，一个人无所事事，便决定去赌一把，抱着赢不了的心情，去去又何妨？离她家还有一站的时候，我决定下车步行。

天是湛蓝的，在南方呆久了，只这天就让我莫名的兴奋。站在她家门口，只觉一种被阳光照过后的懒洋洋，连深呼吸都免了。我举手敲门。

“你找谁？”门口现出一个女孩，略带着疑惑。比我想得漂亮！

“就找你。”我笑眯眯的看着她：地址千万别错了！

她只是略略迟疑一下，便认出了我，据她讲，我和小时候很象，这让我很沮丧，小时候的我实在不怎么样。也许是一种感觉，坐在他们家里东拉西扯，总洋溢着一种家的亲切温暖。当晚我没有回去，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几乎忘了来京还有别的事情，由来年少贪昼短，自古开心复算难。

正月十五同学叫我聚一下，百般无奈蹭了回去。临到聚会了，还是狠下决心，撒了个弥天大谎溜了回来。大丈夫有所不为，有所必为也！只是这慌匆忙忙之际考虑不周，远不如周星星在《大圣娶妻》中的圆满，引为一恨。

离开北京的时候，她送我到车站。天很冷，说话都会冒出白汽，寒风掠过枯枝，呜呜地响；路上的纸屑被卷起来，抛在风里。我们都无言，在这萧刹的世界，说的话都比平日显得庄重。她低着头，默默的站着。在开车的一霎那，望着她冻得发红的脸，我轻轻地说道：“做我的女友吧！”

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我已上了研究生，而她成为我的女友也已一年多。我们之间还是靠书信联系，不过电话逐渐多了起来。有个女友在远方，思念总是很美丽的，走在风里，想起她，心里都会觉得很温暖。看着走过身边的莺莺燕燕，目光中也少了许多的不怀好意。

一个雨后的清晨，我骑车出了校门，忽然发现有人在卖玫瑰，雨后泛着

娇柔的光，让我想起伊人的笑靥。连忙买了几枝，回去配了首词，一并寄了过去。可惜只记得上半阙了：《满庭芳》

玉露承枝，柔光折艳，凝眸未醒昭君面，晓寒深舞断续香，芳华尽被相思染。

她文文静静的，很温柔。

01

为了假期能到北京去，我开始打工。非开发性工作我不想做。好在学的是通信，可选的公司很多。老杨在失恋，也想用打工来散散心，于是我们到了家计算机公司，老板说让我们做些数据库方面的设计。

公司地方很大，人很少，钱不低，活很少。出门可以打的，长途电话也可以随意打，比起以前打工的地方，简直就是天堂了。老板有很大的固定客户，每年年底都会照顾他，所以平时没活儿也无所谓，小的活他还看不上。我们去时正赶上休闲期，乐得逍遥。

上班时大家还是忙忙碌碌的，聊天的在忙，看小说的在忙，打游戏的在忙，电话机前也有人在忙：是我。

老板很 cool，他至少好几百万的家产，可是一没新居，二没车，三没手机。别说手机，家里连电话都没有，老婆还在上班，实在搞不懂。好几次他想通知家里些事，都是我骑单车去传达的。

我和老杨都对老板常加班一事很不解，直到有一天，我两借了些 VCD 想下班后看，然而老板总不走，还买了酒菜，招呼我俩过去：“来来来，咱们一起边吃边看。”我俩凑过去一看：A 片!!! 我借故走开了，老杨则当仁不让，和老板谈笑风生。从此他和老板的关系就比我好。

一天我从外回来，老杨一脸的得意，拉了我过去：“刚才有你两个电话。”止不住的坏笑。

“去你的，准没好事，说吧！”

“第一个是弟妹的……她声音很好听。”他似笑非笑的，象个坏人。

“你没乱讲话吧？”

“没有没有，我只叫了她一声‘弟妹’而已！”

我摇头苦笑，纯子脸皮很薄，是取笑不得的，还好不是大事，没好气地问：“另一个？”

老杨忽然现出了略带同情的表情，古怪的道：“也是个女的。”

我惶恐起来，迟疑的问他：“难道是——娟？”

02

痴心女人有时候很可怜，因为世界在她们眼中心里实在太小了，小到只有一个人。

痴心男子我见的不多，好象只有一个‘杨过’。女子痴心的对象也许微不足道，甚至是个杀人犯，然而她们不在乎，依旧年复一年地等。男子就未必了，假如小龙女落下山谷时毁了容，杨同志还能一如既往吗？我想未必，老杨则斩钉截铁的回答“不能”。

我以前一直没想到娟是个痴心若此的女孩。事实上从表面看谁也想不到。

娟今年大三，是我大学同学的女友。就是那个北京的同学，而今他在北京工作，清水衙门。娟是很出名的，学生会副主席，个子很高，人又漂亮，笑得极甜。至于是否温柔，就只有我同学知道了。只记得当年同学追上她后，和很多男生都结了仇。

故人星散，只剩下了我。同学临走是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老八，娟儿这两年就交给你了！”

什么话！你一米八六的大汉自然不怕单挑，小弟我斯文人，保护她岂不玩笑！何况娟这样和谁都很好的女孩，能等两年才是怪事！所以只答了句：“你放心。”但放心的含义彼此是不同的。象纯子我可以放心，但娟我打赌要变心。

她对谁都挺好，有时好到让人会误解。

认识她男友的只剩了我，所以她总来找我。惯例是一起出去吃饭，席间是永恒的话题：她的男友。从鸡毛小事到北京的家，从打情骂俏到发生的口角，什么都讲。娟嘴很甜，时常恭维我女友漂亮，于是我飘飘然，这话就越聊越长，正合了她的意。一顿饭吃个数小时实在很平常。刚上研究生是我也很怀旧，美女相伴，共话往事，着实也不错。

老美有个电影，有个人日复一日地重复过同一天，后来他只想自杀。这种心情后来我体会得很深。这样的一次，两次……她还是来，还是她的男友，还是琐事。然而我的脑力资源已经被耗尽了，连同学最无耻的行为都将了十几遍了，她还依旧津津有味，似乎永不会厌烦。

这顿饭开始难吃起来。我使尽浑身解数，我打叉，我饶弯，我讲笑话，我编故事，然而她总是笑着说：“对，他以前也是这么说的。”于是我晕倒。

祥林嫂‘阿毛的故事’只怕也没有这么长吧！我笑着说：“不早了，送你回去？”笑得很诚恳。然而她笑得更妩媚：“没关系，再坐一会儿吧，你刚才不是说他……，然后呢？”

面对这样娇媚的女孩，真是英雄无奈！

以每秒说 1.5 个字算，每分钟 90 个，每小时 5400 个，三个小时就是 15200，再去掉吃饭用的时间，我一晚上会听到一万字左右关于同学的事，保守估计，以一周一次算，一年就是五十万字的同一内容，不疯才怪！

凡我认识和女孩老杨基本都认识，何况漂亮如娟。不只老杨，我的同学大多认识她，而且都很喜欢她，总会把她找我的消息准确送到。每每看到他们羡慕的目光，都恨自己心太软，总不忍拒绝。老杨是知道内情的，所以很同情我，然而他也一直为娟说好话。

美色真是害人不浅！

我开始希望她变心，说起来实在对不起朋友。

娟菜做得很好，织的毛衣也很漂亮，也许出于嫉妒，我在给纯子的信中拐弯没角地提及了这两件事。

打了一两个月的工，暑假也就到了，我是迫不及待地要去北京，老杨是北方人，要回家，另外还有个同班的女孩漪去北京上 GRE 培训班，约好三人一起走。娟也要去，不过晚几天。学生总是穷一些，我们买的是硬座票。空调车，人少，凉快，应该可以熬过去。上了车发现比想的还空，我们三人可以有七个位子。一长（三人座）两短（两人座）。长的正好用来睡觉，剩下两人坐着聊天。我们决定轮着睡。

漪和我们不是很熟，因为她的试验室就在我楼下，相对和我见的次数多些。班上的学习成绩是阴盛阳衰，谁叫学得最好的男生去了美国！漪就是顶尖的几个女生之一。然而男生看女生是不看成绩的，按照我们的通用公式：身材 X 40%+容貌 X 30%+气质 X 20%+皮肤 X 10%，漪排第二，但如果容貌和气质换一下位置，漪则排第一。所以我和老杨心情还是很愉快的。

漪扎的辫子，显得略有些俏皮，眼睛很亮，显然不是死读书的人。她以前给我的印象是聪明，很细心，极其有主见。

我们让漪先去睡，她说不睏，老杨聊天的兴致显然比我高，于是我就去睡了。听夜里隆隆地车行，深邃而悠长，有一种人生的体验明悟在心。还想仔细想，不觉间睡了过去。正要梦见周公同志，老杨叫醒了我，我坐起来，朦胧的揉了揉眼，一睁开，便看到漪微微地在笑，善意而温柔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讪讪的笑了笑。

“你去睡吧！”杨对漪说。

“还是你去睡吧，我真的不睏。”漪推了推杨。

杨还要让，我揉揉眼：“你们都不睡，那我接着睡。”打了个哈欠，往下就倒，却被杨一把抓了起来：“好，我先睡，一会儿你们叫我。”三人都是一笑。

和漪坐在窗前，外面是漆黑的夜，群山的轮廓看不太清，车里偶尔传来细微的讲话声，反而让我感到夜很静。

我忽然想了起来，问她：“你真的不睏吗？”

她点了点头，我便不再言语，转头继续体验临睡时的感觉。漪也无话。沉默了一会儿，老杨发出了细细的酣声，我惊醒过来，冲她微笑：“他睡着了。”

“真快，要我肯定睡不着。”漪笑着说。

“你以前出过远门吗？难道都不睡吗？”

“出过几次，不过都是坐的飞机”。漪的声音很轻。

“那你这次为什么改坐火车呢？”我奇道。

她又是一笑，我以前并不知道她是如此的爱笑。漪说：“都上研究生了，总不好再用家里的钱吧，再说，上这个班本来就花钱。”

“你这新东方上多久？”

“一个月吧，你呢？去北京见女友？会待多久？”看我一楞，她笑道：“刚才老杨讲的”。说着向那边瞥了一眼。

我摇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，也许十来天吧，待别人家里总不方便，夏天，麻烦。”

“女友也是别人吗？”

“你用家里的钱为何不好意思呢？”我反问。

她一想也是，没再问。

我忽然问她：“有男友吗？”其实这是明知故问，对于班上女生的情况，每个男生基本上都是知道的。

她摇头道：“没有，刚才老杨也问过了。”

我耸耸肩道：“他比我有诚意，他还没有女友。”

漪‘噗哧’笑了：“去你的。”随即敛住了，问我：“不过老杨没有女朋友吗？我好象听说他有。”

“吹了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这都问为什么？我手一摊，学足了周星驰：“感情破裂了。”

她于是又笑了。

东拉西扯的瞎聊起来，和聪明人讲话就是舒服，轻松而且适可。她望着外面的夜，轻轻地道：“晚上坐火车感觉真美。”我很有同感地点点头：“尤其是车走雷声，感觉真的很美！”她听到‘车走雷声’时转头看了看我，我想她一定和我一样想起了同一首诗。

快到三点时，我劝她：“要不睡会儿？再不睡天就亮了，白天睡你很吃亏的！”她先是说不睏，后来也许想通了，怕吃亏，终于把老杨叫起来，换去睡了。

老杨先下了车，到了北京，我和漪各自离去。

04

我先去的同学家。如果不先去，只怕就没时间去了，我对自己的定力是不抱什么希望的。娟的事我随便讲了一些，不过吃饭一事是不能说的。住了一天，该走了，他让我留个电话，万一有事好联系，我连声说“NO”，大笑而去。

纯子稍微瘦了一些，却是清秀如前。这是我第三次来她家了，北京的名胜古迹差不多已经玩过了，所以这次很多时间是在家里。其实只要和她在一起，地点是无所谓的。

况我性也懒散，又不耐热。

纯子不爱打扮，但每次看她从镜前回眸，脸上霜膏未净的样子，都忍不住心中一荡。

她是独生女，星期天和她全家出去看展览，不料没开门。大家商量换个地方去。纯子想去逛街，叔叔想去看历史资料展览，阿姨是不想看的，而我

则有点动心。看着我和叔叔神驰意动的，她们就有些不满，却没有具体的意见，我只不想四人分开，去那儿到无所谓。纯子的主意得不到应有的响应，似乎不太高兴。她平时很大方的，不料也有小性子，也不和大家讨论了，一人往前走。她父母还在拐弯处商量，全然不知她走了。我忙追上去。

“怎么，生气了？”我笑嘻嘻地，她不理我。

“去那儿啊？”我觉得她很没来由的生气。她略停了停：“去逛街，你不去？”

“总得等等你爸妈吧！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这是给我的一个赎罪机会，白白浪费了。

“那你等吧！”她婷婷袅袅地继续向前，很快就拐了弯，然而叔叔阿姨还没现出来，追？；等？这时就看本性了。

我等。

于是再也找不到她，大家只有回去，我发觉自己好象做了件傻事：在屋里走来走去的，那有伴美携行的快乐！出去到车站等她时，很无聊，给同学打了个电话。不料竟然是娟接的！她正在和未来的婆婆聊天，精神上有些紧张，非让我去疏缓一下。

“这是必修课，不准逃课的！”我心想你终于知道谈话的辛苦了！

“哎呀，你快来吧！”她求起人来神仙都挡不住。

“小姐！我现在自身难保，明天好吧！”我真搞不懂，和长辈很好沟通的嘛！挂了电话，我一边继续等，一边首次想到成天在一起和偶尔在一起是不一样的。

伊如飞鸿，翩然而至。

纯子有些得意地看见我，仿佛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实在不值一提，所以方才的事她一句也没提。而我脖子都酸了。不过我也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，只是看着她想笑。

终于我笑了起来，纯子白了我一眼，也笑了起来。

“逛哪儿了？”我看着她，满心的喜悦。注意到她手上多出串珠子，笑着问：“在哪儿买的？”

“好看吗？我在西单买的。”她把手扬起来，偏着脑袋欣赏，我仔细地欣赏着她。

“好看，好看！”

她一边走，一边柔柔的说：“我还吃了个冰激凌，本来给你也带了一个的，可一想到你那么坏，都不理我，就不给你带了！”

“那到哪儿去了？”我追着问。

纯子美丽的大眼睛亮了起来，冲着我颧笑：“你猜呢！”

盈盈中说不出的娇媚！

第二天去同学家，纯子本来也同意去的，不过因为昨天逛的太累，有点

不舒服。我便一个人去。

同学上班去了，阿姨也不在，娟则正在打扫卫生。熟不拘礼，我倚在桌子上，她给我倒茶，宛如主人。

“怎么了，昨天苦兮兮的，他妈不是挺好的嘛，我觉得很好处。咦，你怎么这么高兴？”今天的她容光焕发，实在是很高兴的样子，我有些奇怪。

“他马上就要下班了！”娟喜滋滋的，就为这？！我摇头长叹：“怕了你了，还学生会主席呢，整个一小家碧玉。”

讲了一会儿，讲到了阿姨，娟嘟起了鼻子，悄悄的跟我说：“她妈可凶了，昨天把我给弄哭了！”

我的第一反应是娟居然会哭？不可能吧。她想给我讲，被我打叉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
我对同学他妈印象挺好，再说这种婆媳只间的事，圣人也说不清，况且我哉！娟是很大度的女孩，也不会怎么计较，我到是不担心的，所以只催她做饭。

“到什么地方去玩了？”我想可以交流一下。不料她笑着说：“他很忙，不好请假，我上星期天又感冒了，所以没怎么玩，他只带我去了颐和园。”她确实不在乎，高高兴兴的，我忽然觉得她很可爱，一时有些出神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她回头问。

“我觉得你好可爱。”因为太熟悉，我和她讲话一向采取最直接的方式。

“你才发现啊！”她撇撇嘴，做不屑状：“眼光太差了吧，怎么把你漂亮的女朋友勾上的？”

我大笑：“脸皮这么厚，怎么嫁得出去！”

……

吃过饭，我问同学知不知道娟哭的事，他点点头。我所能作的到此为止，于是不再多言。这次见面比我预计的时间长了很多，回去时天早黑了。回去吓了一跳：纯子病了。

比早上出去时憔悴了很多。我后悔不迭，今天说什么也不该扔下她出去的，也许换个人早想到了，我看来够糊涂。我带了盘林志炫《你的样子》到京，因为很喜欢林穿云裂石的嗓音，而且罗大佑的词曲俱佳。在纯子生病的几天里，我无数遍的放给她听，以至她问我：“你是想让我喜欢上林志炫吗？”

纯子病好后，这首歌又有了个新用途：叫我起床！我总比她起得晚，她也不用叫我，只要把这首歌一放，我如聆圣旨，立刻报到。真乖!!!

我的表现本来至少可以得个‘优’的，如果没有这件事的话：

不知为什么一天晚上说去个稍远的地方玩，也许会住一晚，我虽然胆子很大，但这种事还是不能随便的，只是说了起来，我也没有什么强烈的意愿。纯子无意中提起，她父母自然不放心，而且有些话不便直言，心照不宣就是了。大家就不再提。

纯子细心，总怕我不高兴，临睡时她对我说：“别生气了，明天早上早点起来打羽毛球，再商量好吗？我叫你。”

一笑嫣然，让我魂魄出窍。

美目盼兮，巧笑倩兮，最是灯下！

想着她心花怒放，这一觉尤其酣畅！！

于是就惨了!!!

我没想到自己会睡过，这种小概率事件……真真倒霉，算来算去又是美色害人。等我起床时，林志炫已经唱得声音都哑了。我往窗外看了看：扫兴，没下雨。

纯子正在等我，脸上是一种“恬静”的表情，但我一时总觉应叫“不怒自威”。小时候写文章，在承认错误或是面对困难时，董存瑞，黄继光，这些伟大的人物那是一定要在眼前闪一闪的，长大了反而不长进，只想到赵本山的一个小品：“你听我编！”

我走过去，说道：“睡过了，不好意思。”

纯子头一摆，“哼”了一声，从鼻子里发出的。

“你放了很多遍《你的样子》了吧！我居然没听见！”

“哼！”她不理我。

我也懒得再解释，法官认定了有罪，罪犯再怎么说是白搭，还被加条罪：奸猾。

我自斟自饮自叹道：“现在可能打不了羽毛球了！”这招叫诱敌深入。

果然纯子愤愤地道：“还想打球呢，都不起来！”

“哎，真倒霉，竟然睡过了！”我仿佛自责地叹气。

“哼，谁知道是不是故意的。”

“公主！小人胆子有那么大吗？敢故意不起来？”我做出后怕的样子：“前几天刚领教过，厉害！”

纯子大概想起了前事，为我的顺从感到心满意足，神情明显地缓和下来。后来就混过去了，然而相信和不追究是有本质区别的，正如“象”和“是”一样。我的罪名事实上并没有洗清。因为在一个情浓的晚上，我斜倚着她：“象我这样又温柔，又善良，又聪明，又听话的表现，总可以得个‘优’了吧！”

她吃吃地笑了起来：“厚脸皮！你都敢不理我，还敢故意不起来，还想得‘优’！”

看在你不讨厌的份儿上，算个‘良’吧！”

06

进入第二年，教研室的工作多了起来，计算机的工只好辞了；老杨还继续干了一个月，因为一个人没意思，后来也辞了。纯子和娟都上了大四，面临分配。

导师（以下称老板）见了我，很是说了些久违的话，让我颇不好意思，算起来我有几个月没到他老人家那儿点卯了。我心里有愧，嘴上就格外卖力，指天划地地表示为他效忠。

老板很高兴，把我当做了心腹，便拿出份厚厚的资料，道：“这是我们教研组准备做的工作，你也加进来吧，这资料先拿去看，相关资料不多，你得自己多费点儿心。注意，这是机密资料，不能给别人看。”

我接过一看：红头的！神情马上神圣了许多：终于可以为国效力了！

开始天天往教研室跑。

见漪的次数多了起来，上楼，吃饭，拿信，都会遇见她。由于上次同车的关系，也就算熟了，见了面总要打招呼。她的课题也有了眉目，和神经网络相关，搞不懂她老板怎么回事，好好的移动通信不做，做什么神经网络！中国的教育体制越来越有些问题。

然而漪总是很从容。

杨相对闲一些，便也开始啃 GRE。他是真啃，书上面有馒头渣，稀饭渍，还有牙印。

难怪后来考得还行。

我万万没想到中国机密文件是用英语写的！！也万万没想到这 26 个字母的组合这么深奥。这不能开玩笑，厚厚的三本书非得一句一句弄懂才行！我无人可问，无书可查，我也开始啃！

我加班总是加到很晚，不能说是刻苦，只是喜欢。为避免饿肚子，我常常在十点多去吃些夜宵。一晚，我照例前往，不料碰到了漪。

“这么巧？”食堂里空空荡荡的，我在她对面坐了下来。她在吃抄手，我也要了一碗。问道：“常来？”

“不，偶尔来。今天可能要加班，所以先吃点东西。”夏天，她穿了身短打扮，也剪了短发。

“你考十一月的 GRE 吧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还可以吧！就是最近有点忙。”她忽然想起来：“你常加班到很晚吧！真用功”

我不好意思起来，道：“我那能！主要是平时玩的太多了，你们女生干活象白噪声，频谱无限宽，我们是冲激响应，频谱也是无限宽，哈哈，大家一样。”说是这样说，然而我这冲激响应的频谱并不象我想的那样连续。

她似乎对这句话很感兴趣，用勺子轻搅着汤，笑道：“你的《数字信号》学得很好嘛！”

“没你考得高，不是讽刺吧？”我一向是很随意的，谈笑不羁。

“我那能！”她套用了我的成句，两个人都笑了。

有几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最好相处，吃饭绝对是其中之一。她很聪明，谈起来很投机，也许是心情使然。聊了会儿，她说起教研室的计算机有点儿毛病，反正就在楼下，我说顺道去看一下。

我的教研室充满了生活气息，因为老板很少来，我是老大，师妹又跟我差不多，所以堆的很乱。而漪的教研室非常干净，打扫成这样，多累啊！

机子是小问题，我手到擒来，为此享受了一个水果，颇觉惭愧。

逐渐的我们熟了起来，聊天也不再限于功课和同学。我并不是那种聊天兴奋型选手，有时遇上了，坐在一起，也并不怎么说话。她其实是很沉静的女孩。老杨因为跟我很熟，自然而然地和漪也熟起来，两个人都要考 GRE，经常交流。

古龙在《绝代双骄》中写苏樱时，说她乍一看并不好看，然而越看越美，绰如仙子。

当年我迷上英格丽褒曼，便是因为她迷人的眼和绝伦的笑，初不觉得，却越想越美，终至于痴狂。漪大概也属于这种人，越接触越觉漂亮。我不否认我很欣赏漪，不过欣赏和喜欢是不同的。对纯子我是发自内心的喜欢，漪却如同看一朵花，幽雅而带着香。当然花不及漪的解语。

纯子课少了起来，开始找工作。因为朋友想买些有关玉米的书，在这里没有，我就托纯子在北京买，有地址的，想来不很麻烦。

近来学生会有大活动，娟很忙，我很少见她。她和漪也认识的。

不觉到了十月，枫叶开始红了。

07

一天在教研室里，翻出本好早前的书，我一向到处抒发感情，书上留字甚多。其中没头没脑的两句：

隔页红枫消旧色，入画青衣弃故裳。

吟玩几遍，不觉抬起头：阳光真好！阳光从窗户直射进来，洒在屋里，裹在身上，暖洋洋的；风里飘着淡淡的花香，让我这假诗人心神俱醉，真想到那儿去玩一趟。望着悠悠的白云，一个计划逐渐浮了出来。

说做就做，扔下书就去找娟。

我早就知道娟是X市的，附近的紫云岭很有名，一直没去过。如此艳阳，上天都不吝于赐予，难道我们还吝于接受吗？

在本科女生楼下等的感觉真不好，仿佛低人一等。研究生就好得多，女生楼可以随便进出。也因此我很少去娟那儿。

娟正好在，她也好久没玩了，一拍即合，说好周五下午她考完试就去，至于另外的游伴由我负责，这容易，研究生里旷男怨女比比皆是。老杨自然是一号旷男，至于女的，杨的表妹是免了，我又没表姐。

“漪？”杨斜眼看我。

“早想到了，没把握。”我想漪那样的女孩，如果不想去，劝是劝不动的。

我还是去试了试。不料她很喜欢爬山，欣然应允。于是定了下来，打算在娟家住一晚。她爸很有钱，房子极大，住绝对没问题。

关于娟我了解很深，只可以用‘红颜薄命’来形容。她母亲重病，姐姐高度瘫痪，父母关系也不好，所以从小她就很要强，对人也特别好。然而她虽然是二级运动员，身体却并不很好，正如此我面对她时总无法拒绝。

生命因奋斗而可贵。

大家都很开心，娟一路上都在笑，和漪说个不停，真不明白两个女人在一起有这么多话！却有淡淡温馨洋溢着。

在她家，保姆过来接过了行李，她爸爸很高兴地在等她。房间果然很大，但若大的房间里冷冷清清的，有些昏暗。杨和漪有些诧异，我虽然听娟说过，也不禁感叹。

娟很高兴地问保姆：“姐姐呢？睡了没有？”

保姆摇摇头：“没呢，在屋里”。

娟从包里拿出些吃的，对我们道：“来看看我姐姐！”脸上满是热切的渴望。

“好哇，我早就想见了！”我说的是事实。娟很早就对我说过她有个绝色的姐姐，如果能站起来说话，一定倾城倾国。我想只要她姐姐比娟漂亮，就

不算很夸大了。她总这样说，我也就相信如此，故而很想一见。

我们跟着娟推门而入。

一个身影孤零零地坐在窗户旁，身下是轮椅。屋里虽然开着灯，光线依旧有些暗，隐约地看见背影很瘦。里面有股淡淡的味道，却不是香。

我们进来的声音显然没有影响到她，娟奔上前，叫道：“姐姐，我回来了！”

身影略动了动，却转不过来，然后一阵嘶哑的声音发了出来，依依呀呀的，听得出很急。娟高兴地搂了上去：“姐姐，我是小娟，我回来了。”她把轮椅转了过来，自己蹲下身，拿出糖喂。

出现在眼前的脸，让我们都震惊了！

生命的痕迹已经明显地消退了，几近枯萎的脸上，斜着张嘴，吐着些白沫。只有那双眼睛还在微微地动，还在努力地辨认着眼前的人。双手在不由自主地颤抖，干枯而变形；只从头上的一点头发，很难分出男女。他显然认出了娟，在努力地回应着，只是我们看不懂。

糖很难被喂进去。

“她知道我回来了！”娟回过头，脸上洋溢着笑：“她知道我回来了！”娟拉着那双手，摇着说：“姐姐，我有几个朋友来了！”边把我们指给她看。依依呀呀的声音又传了过来，双手勉强地动了几下，娟高兴地叫了起来：“姐姐认出你们了！”然后转过身去，拿出把梳子，给她姐姐梳头。一边梳一边给她讲话，专注而温柔。

我们三个悄悄的退了出来，默默无语。

直到晚上，她母亲始终没有出现过，她爸也没怎么说话，只任我们自便。

很多事不亲临其境是无法体会的，看着娟忙忙碌碌地，我想起了纯子，也许我们是太幸福了！娟对我说过，她小时候家里很穷，过得很苦，中学时才好起来。但我想她说得只是物质上吧！她们家的欢乐大多是她带来的，只看她爸和她姐的眼神就知道。看着这张充满朝气的脸，谁不爱怜呢？然而我知道她身体也很不好。

那一夜的秋意很浓。

08

第二天我们一早出发。换了趟车，九点半我们来到山脚。山其实不高，间中小溪流泉不断，随着红枫渐舞，我们逐渐忘情。

一条山路缓缓向上。我和娟在前说笑，漪和杨则落在稍后。杨喜欢摄影，不时停下来，我则喜欢乱拍，没事就按快门。一路说笑，也不觉很累。昨晚略有雨，山上有种雨后的清香，太阳还没出来，空气凉爽而新鲜，我开始放声高歌《你的样子》。漪和娟不时的摘片树叶，摘朵小花什么的，如同在花园里散步。杨则追着让我们摆姿势，各得其乐。

“出道题，谁能造个英语句子，七个单词，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连起来是‘abcdefg’？限时五分钟”我想起纯子的考题，在她面前我总是很有灵

感，这道题我居然在五分钟内做了出来。她当时佩服的目光差点把我给融化了。我补上一句：“这题一般只有男生才能做出来。”这是实话。

漪想了一会儿，笑着说做不出来，娟干脆就逼问答案，只有老杨为了面子而苦苦思索。我有些得意：“告诉你们吧，是 'A boy can do everything for girl。'”。

“是吗？那真好极了！我们的包你就帮我们 do 一下吧！”漪把包塞了过来，笑意盈盈。

.....

终于上了山，阳光普照。我躺在堆石头上，枕着包，身浴秋风不觉醉，安享艳阳独欲飞。他们三个在附近找到许多蘑菇，兴奋地采摘起来，欢笑声四处可闻。一任他们呼唤，我安枕不起。

是夕来到后山脚，找了家旅馆住下。娟高兴地借了锅，想做顿丰盛的蘑菇肉片，漪还要喝蘑菇汤。

“能吃吗？有毒怎么办？”

众皆愕然。

山民说加入蒜，如果变黑就不能吃，白的就可以吃。我们立刻照办。

杨几乎以每秒一次的频率采样锅里的蒜：“哇，白的，能吃！”他跳起来，找碗去了。

这一顿香甜无比，而我们都活着！

第二天前往‘彩虹涧’，一条瀑布飞流直下形成一个水潭，因为水花溅落，在阳光下凝成彩虹，美仑美奂。大家都嚷着要照相，然而居高的地方有块大石，不易上去。我自然没问题，女生就只有靠拉了。

伸手把漪拉上来时，握着她柔滑的手，心中一动。

风吹着水气弥漫，我有些寒意了!!!

09

纯子把书寄来了，却和想要的不尽相同，她说地址不对，换了好几个地方才找到这几本书。我交给了友人，同时回了封信。

不料纯子很不高兴，她辛辛苦苦地奔波了好几天，顶着烈日找了很久，还牺牲了几个假日才找到这些书，而我只字未表示感谢，她觉得很委屈。在信中强烈的指责我。

我一笑了之。

无论谁见到了娟，都会认为她是个耐不住寂寞的女孩。一年前，我很相信她和同学的未来是不可能事件。我同学忠诚度虽然高，魅力值并不见得，小行星想长久的俘获这么大的卫星，据我所知还只有地球。然而一天天过去了，我的信心越来越小，终于绝望地放弃为之下注。过了这么久，我已太了解她，知道那张笑脸下还有午夜的低回，坚强的外表中裹的是受伤的心。所以我觉得人的思想和性格是可以完全不同于眼之所见的。

你了解他吗？她如何伤心，伊是否泪眼，你怎么知道？隔了天涯，都是

幻化。人是有思想，可以用回忆和臆想来维持感情。但是偶尔的几封信，片刻的几个电话，间或的几次见面，用处大吗？由奈奎斯特定理，这样低的采样频率会产生失真，绝对还原不出真实的对方。走在阳光下，也许对方还在读你在风雨中的消沉；病愈的问候，那能让伊人感受榻前相对的温馨。她的朋友你知道多少？你的生命伊真能分享？

人间别久易成悲！

纯子是外柔内刚的。但除此之外，我觉得并不很了解她。

写信的时候心情总是好的，写出来的总是如诗的话，这很容易产生美：被时空变形后虚幻的美。

其实我有传呼，纯子家里的电话也是直拨，电话应该是最方便的联络方式了。但这事实在一言难尽。

大学时有个女孩，人很不错，既聪明又大方，很得男生好感，然而就没人追，我问了几个人，他们对我说：也不知为什么，平时挺能说的，一到她面前就觉得无话。也想说，但被她温柔而聪明的眼睛一看，似乎她就全明白了，再说岂不多余。这样讲话前要想半天的女孩，做女友实在太累。

所以她始终独自美丽，冰雪聪明的女孩。

有时漪默默地听我讲话，我都会想到这个女孩。

给纯子打电话时我也总觉无话可说：因为她太平静。就如同你讲了半天的笑话，对方毫无反应一样，不着力。听着她淡淡的声，本来的激情立刻消融，我简直怀疑对方是不是纯子。而且琐碎小事实实在在没必要谈，大事又没有，愈发散了此心。想来她也差不多：我的传呼很少因她而响。

写信就不会有这种问题，所以尽管有失真，我们还是通信。再虚幻也是美！

纯子过生日时，我买了些很漂亮的礼物给她。望着她的相片，一时心血来潮，自制了个压触音乐盒，很简陋的，简直不花力气，一并寄给纯子。没想到她对别的礼物只是淡淡的提了一下，对这个音乐盒却喜极而泣：她哭了。

于是我很惴惴。

哭有几种涵义，但在这里，无疑是没有得到爱的人忽然感到了温暖和体贴，所以不能自己。那就有问题了！！

结果更没想到。十一月底她给我寄来个包裹，我打开一看：

一条她自织的围巾，乳白色的，泛着香。

我激动不已，是夜请老杨吃了一顿，带着围巾，纯毛的，脖子热的不行。

纯子为分配开始忙了起来。隔了几千里，我对此无能为力，只有静静地听她述说其间的辛劳和无奈，感觉她逐渐地沉稳了起来，自己的想法开始浮了出来。她终于完成了自我的塑造，我默默地感觉到。

娟则遇到些麻烦。同学父母想让她去同学的单位，方便一些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但她想去更好的地方，一直在等，和同学家里有些不快。她妈妈刚动了大手术，父母更可能要离婚。她心里很乱，因为去了北京，家里实在很放心不下。

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有时自己都很模糊。

但我决不信缘。站在事后的角度上回首前事，不错，你可以说：“原来我们的一切努力，都是为了到达这个点！”于是便产生了缘，这事后永恒不变的结局。世事已定，何需挣扎？淡然从之，是曰随缘。

对此我很不屑。

都不是神仙，如何知道身后营营？生活是为明天而奋斗的，随缘就是放弃。世间的一切事，只要你肯，总会有一丝机会的。万丈高空掉下来都有可能不死，还有什么比这几率小呢？

向来生死神不着，何必矫语问苍天。

人可以懒，可以做错事，但所有的路都是自己的选择，决不可推卸责任，用‘缘’来抵挡。所以我喜欢有主见的人，坚强是一种美。

然而坚强的人命总要差一些，不然何以表现他们的坚强？

10

考完 GRE，杨和漪都专心于课题设计，我则老样子。落叶纷扬，宵寒渐盛，晚上我已经很少出去吃，只在教研室里啃饼干。

但是今天忘了买。饿到忍无可忍，我只好出去走一趟了。下到三楼，正好看见漪拿着饭盆走过来。

“出去吃饭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不，洗下碗，我在屋里煮些饺子。”她说：“太冷了，你呢？”

“饺子？”我禁不住咽了咽口水。“我去买饼干。”

我有个小侄女，在上小学，经常学些儿歌在我跟前唱。有一天，她不停地哼的竟是：“只要脸皮厚，保证吃个够；只要脸皮薄，肯定吃不着。”我啼笑皆非，儿童的感觉真是敏锐，用这么朴素的话说明了人生的至理。当然她被我说了——顿，小小女孩子，这还得了？

我的脸皮还是比较厚的，尤其在饿的时候。所以我的脚步迟缓了下来，希望有作用。

“那不如到我那儿吃点吧，我有多的。”她真善解人意。聪明的女孩真可爱，聪明而又有饺子——的女孩更可爱。

我连客套都免了，直接道：“那我上去拿饭盒。”

漪微微一笑。

漪的教研室只她一人，她师弟在外做课题。所以她买了个电炉放在屋里，偶尔煮些东西，女孩子，毕竟不同。漪买了两袋速冻饺子，有多到是真的。屋里升腾着热汽，衬着屋外寒冷的夜，倍觉温暖。

她穿了件淡紫的毛衣，很素雅，这也是一向的她。

饺子还在煮，我坐在计算机前，随意问她：“听说你又不做神经网络了？”

“嗯。”她用手挽了挽额前的头发，站在电炉前，不知在看那儿：“我老板又有了个横向课题，关于卫星通信的，本来我们学的就不是神经网络，就改让我做这个了。”说起来她也挺高兴，问我：“你老板好象不怎么管你似的！”

“他老人家忙着呢，何况我又听话又勤快，他有什么不放心的。”我看她似乎忘了看饺子，提醒道：“水放的够吗？”

她笑了起来：“不会饿的这么厉害吧。”揭开锅，轻轻地吹了口气，道：

“快好了。”

“你这里很干净，总打扫吗？”我问。

“也不是，不过一个人不容易脏一些。”

我随手拿起计算机旁的书：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。我没看过，便问她：“喜欢那国的作品？”

漪道：“也不一定，不过对这一本很喜欢，看过吗？”她指着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问我。

“没看过，”我摇头，随便翻了几页书：“嗯，还有笔记。”没等念出来，漪已经匹手夺了过去，笑道：“乱翻别人的书不好吧！”把书塞进了抽屉。

“那也是。”我洒然起身，到电炉前揭开锅：“好了，可以动手了！”

我搬过来几张凳子，漪在上铺了些报纸，大家就着吃。

“你的生活到真不错，还自己煮东西吃。”

“对自己总归要负责些吧，你常吃饼干？”她的头发略垂，就在面前。

我不答，反问她：“你有弟弟妹妹吗？这么细心，多半是做姐的！”

“恰恰相反，只有我一个。”她也有很俏皮的时候，抬起头来，冲着我笑：“我很细心吗？”

“和我的诚实一样，尽人皆知。”

“那可信度就不高了。”

相视而笑。

“老杨最近在忙什么？我看他成天穿得整整齐齐，西装领带的。”漪突然提到了杨。

“随时准备出发的人都这样，他年纪不小了，有些人性化不奇怪吧！”我对杨的本质是了解的。

“他好象女友挺多的？”漪都知道了，老杨这臭小子。

我只好给他说好话：“‘杨过’身边女性多吧，还不是一十六年生死不渝。找老婆是一辈子的事，当然要千挑万选。世上浪子多了，但这种人反而大多很注重爱情，不是说‘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’吗？正因为他们经历很多，愈发懂得珍惜。所以老杨还是不错的。”

这个论据是对的。

漪笑道：“你们关系很好嘛！”

“你呢？对‘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’这话有何见解？”我想不出漪受窘会是什么样，她也只是个女孩而已。

“一派胡言，也不知是那个吃不到葡萄的人编出来的。”她的眼光在我脸上转了转，笑着问：“你很坏吗？还不是有女朋友。”

“我可不认为自己是好人。”我舀起个饺子，边吃边含混不清地说：“见钱眼开，重色轻友，好逸恶劳，坏着呢！”我的处世哲学是‘置之死地而后生’，缺点是从不隐瞒的，瞒也瞒不住，到不如先招了，博个‘诚实’。

漪笑地很开心：“你这家伙！”

“MP3呢？放点音乐。”我对生活总追求完美，音乐是不可少的。前几天我刚借了盘MP3给漪。翻出来，我开始放“YESTERDAY ONCE MORE”。继续吃，我真的很饿，漪干脆把剩下的都煮了。

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试探的问：“我是不是太能吃了些？”

漪笑道：“再加一条缺点：食肠宽大。”

“拐着弯儿骂人，”我知她在用佛祖对八戒的话，叹道：“果然难养！”

她拢了拢头发，道：“彼此彼此。”笑意盈盈。

她果然很聪明。

话头一转，她问我：“听老杨说你的诗写得很好，真佩服你。”

我连忙摇头道：“老杨的话你也信？”

漪也不答，问道：“你那儿有什么好书吗？文学的。”

“我怕你不爱看，都是些俄国的，《罪与罚》，《白痴》什么的，很难看懂，全是些心理描写。”我说的是实话，这些书没几人爱看。

她还是要借，饭后我就从教研室拿来给她，一打开书，斗大的几个字，也不知是我那日的留笔：“立身苦被浮名误，涉世无如本性难”。

她冲我一笑，我只好摇头。哎，还不知里面有多少。

11

老杨认识了本市的一个女孩，我见过一面，还可以，他又忙了起来，因为他有情敌。

一日，学校里开了个展览，是云南某工艺艺术品公司来展示些画，在丝，娟，绸之上

绣出来，或是蜡染上去，还是很漂亮的。我站在一幅图前，注视很久。

画意很简单，几丛翠竹，一弯淡月，画面主体是个吹箫的女子，衣服结着环珮，很好看。让我想起了北京紫竹院中吹箫的玉石雕。

看过也就罢了，我并不打算买。

然而当这幅画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还是吃了一惊。

老杨笑嘻嘻地拿着，在我面前晃：“好看吧！”随即问我：“送给女孩还可以吧！”

我点点头，确实很不错。“不过，为什么拿给我看呢？”我不解。

他亲热地拍我的肩膀，我知道那不是好兆头。果然他道：“那就要麻烦你配首诗喽！”老杨玩起花来，简直受不了，不过看画当天我就曾想过为之配首诗的，所以点点头，只当了个心愿。

不料他更亲热地拍了我几下，笑道：“索性帮我把她的名字也嵌进去吧！”

“五场录像。”我绝不轻卖劳动力。

“三场！”

结局是三场录像加上他的 GRE 单词书，我大赚了一把。难怪有人说陷入爱情的人都会头脑发热。

本来想写五言的，为了嵌这三个字的名字，我改成了七言（我很怀疑对方能不能看懂，读出嵌的字）。老杨将之打印出来，选的是隶体字，颇有些古意，然后连画封了，在十二月三十一号用邮政特快专递寄了出去，坐等好消息。

然而他忘了句古训：人算不如天算。

大学是有个同班小男生，想追一个女孩，向我们请教。我们告诉他：先

约去看录像，再跳舞。又叮嘱道：“最好找个偏点的地方看，免得遇上熟人，人越少越好，票价贵些无妨，这是投资。”他欣然而往。

不到八点他就沮丧地回来了，伏桌不语。我们大奇，追问原由。

“没找到放的地方？”

“人太多？”

“票价太贵？不会吧！”

众口之际，他忽地站了起来，破口大骂：“他妈什么地方，放的是黄片！！”这就是所谓的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！”

老杨显然错估了中国电信的办事能力，所以他输了。他的情敌采用了最直接的方法，把女孩约了出去，而杨的邮件是元月二号到的。

这年头，婉约派吃不开了，要豪放才行。

哀其不幸，我将录像减了一场。

新年钟声敲响之际，我收到了纯子遥远的问候。她问我寒假去北京吗？我说尽可能去，她没再问。

娟和同学吵了一架，工作还是没定下来，她决定寒假在去北京一趟。

老板笑咪咪地找到我，问我的进展。我兴冲冲地说差不多了。他乐和和地又给了我本资料，让我春节前弄完，我傻乎乎地接了。

这下北京去不了了。我一直忙到春节前几天，娟从北京都回来了。她在京又吵了几次，心情不好，便提前回来。她平静的对我说：“我和他也许要分手了。”

临回家时，我和杨向漪要了家里的电话，说也许会问候她。春节纯子回了老家，没有电话可通，只来了封明信片，很美的封面，却没有写一个字。

这叫‘此时无言，尽在不言’吧！我这样想着，忘记了给漪去电话。

12

新年伊始，万象更新。

先是娟毕业设计去了深圳，临走前她找过我一次，说一为散心，二去找找工作。

“你不去北京了？”我知道她和同学之间的感情。

“我父母已经离婚了！”她眼圈有些红。“我要照顾我妈！”

我陪她给同学打了个电话，站在玻璃外，我看到她哭了。

然后是我和纯子的通信骤减。无论通信数量还是质量。我的理由是忙，懒。她的理由是忙，烦。各有原因，彼此心安。说实话到现在我还是不很明白那时我会如此的心安理得。但是她还是会告诉我她很寂寞，心里很烦。为工作的事她和家里意见不同，我只有安慰她，告诉她面包会有的。

她越来越独立，越来越开始有自己的意见。她选择了一个科研单位。

我则陷入了设计，每每从计算机前探出头来，师妹都会提醒我：“这位师兄，胡子又该刮了！”她不懂，‘廉廉颇有须’是美男子的标志，自古有云。

再就是老杨挨了打。他又认识了一个女孩，有意的靠近，然而对方是有

男朋友的，而且是豪放型。一天我骑过校门，看见围了很多人，中心是杨。他捂着头，拉了我就走。

后面还有个老头在冲他嚷：“你一定要去告他们！太不象话了！”

原来是对方堵住杨，用啤酒瓶砸他的头，酒瓶都碎了。而杨没有还手，所以老人很气愤。事实上杨都快被砸晕了，那能还手。酒瓶都碎了，老杨的头只流了一点点血，我很佩服他的硬骨头。

‘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’老杨被打后醒悟过来，不再纵情声色，开始痛改前非，认真工作，和表妹们也很少再来往。我对此简直不敢相信，很想摸摸他的头，从构造学上找出些根据来。他也很谦虚，说全靠他的党性。从此他对党更加信任，看我有些根骨，便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。

漪和我越来越熟，也可以开开她的玩笑了。她有时候也会不高兴，于是我知道了她也有女孩的脾气。不过是腹有诗书气自华。

杨和她也熟了很多，三个人时常一起讨论。

我过生日时纯子来了一张卡，我很久没有和她讲话了。近来没怎么想到她，这张卡把我的思绪又拉了回来，我给她打了个电话。

依旧静静的，淡淡的，如水样的平静，如水般的温柔。

晚上坐在窗口，春夜的风让人神往。抬首北空，无尽的星火，无尽的山。这段隔山涉水的感情，从一开始就如同夕阳的光辉，柔而不艳。看起来满目满空，如诗如画，实际上满手余霞，也许什么也挽不住。

默默地坐着，默默地想。一任暮气渐寒。

忽然有些渴，伸手去拿茶：已凉了很久！

第二天我振作起来，给纯子写了封信，告诉她我暑假去北京。我知道自己如果不争取，也许会失去她。

然而她没有回信。我知道她在思考。

沉闷的五月很快就过去了。

很多动物在危险来临之前会有感应，这是天性。所以人也是动物，因为我嗅到了危险。纯子一直在沉默。

一个中午，漪正在我的教研室里和师妹说话，老杨忽然给我拿来一封信，是纯子的。

不理他们三个的谈笑，我坐在桌旁拆开了信。

屋里忽然安静了下来……

我站起来，将信塞入兜里，径直走了出去。门在我身后“咣”的一声关上，我想他们一定看见了 my 色变。

坐在花园的石凳上，我只觉极度疲倦，不知不觉便睡了过去。昏昏沉沉地醒来时已是黄昏。传呼上有留言，是娟，她回来了，想见我一面。

我拍拍身上，觉得恢复了些活力，便给娟回了个电话，约好老地方，老时间。

“莫道形容尚好，休盼稍停雁脚，婷婷袅袅终难尽，原本各有怀抱。漫谈云烟尚早，独自休聆春晓，明月楼高愁未到，何苦痴情不了？”这是我写给老杨的话，不料要独自销受了。

娟还是老样子，精神也还好。我们要了火锅，一来吃得久，二来隔了热汽，增加气氛。我收拾起不快，问她：“工作定在了哪儿？”离她毕业只有一周多了。

“深圳。”她道。

“吹了？”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，虽然明知如此。心里却还是有希冀。

“两个月前，我告诉他我决定到深圳工作，去不了北京了，然后就分了手。”她眼光不太敢看我。

“你准备怎么办？你妈的病又要动手术了吧。很多钱吧，你爸呢？”

“就是八月份，换肾，至少二十万，我爸不会出的，出了我妈也不会要。不过总有办法的！”她恢复了平静，淡淡地说：“我也许很快就要结婚了！”

“什么！”我大吃一惊。

她没再继续，低头喝了点东西，也不看我，自顾自地讲起来：“其实从小我就很佩服我爸，他一直很强。小时候家里很穷，妈的病就是那时得的。但是爸爸一直都能挺住，直到后来成功。在我心里，一直觉得妈妈很可怜，所以我要留下来照顾她。可爸爸也很疼我，他一直教我做人要坚强。我也一直想找个爸爸一样的坚强的人，能够让我安心依靠。”

她的声音静静的，在我对面，我却有种恍惚感了。

“他是个好人，可是你也去过我家了，知道我们家的情况，姐姐要人照顾，妈妈也要人照顾。爸妈又离了婚，我没有办法。去他那个单位，根本养不了我妈。光医药费每个月就好几千，拿得出来吗？他总让我去北京，他有没有想过，身为男子，为什么不能为我做些牺牲呢？难道他就不能离开北京吗？”

她的声音开始呜咽。我沉默不语，一时反而忘了自己的失意。

“妈妈够可怜了，辛苦了一辈子，到身体都弄坏了，爸爸却……”她几乎说不下去了：“他们家就他一个宝贝，不舍得离开，难道我就能离开吗？我也没有办法啊！”

她哭了起来，轻轻的，我任她哭了一会儿，才拿起块儿毛巾递给她。娟接过了，仰起脸来擦了擦，又用手抹了抹。勉强笑了笑：“最后一次了，以后不会哭了。”

我摇摇头，心想未必。

又开了话题，我道：“我和纯子也吹了。”

娟终于从自己的故事中走了出来，抬头看着我，不能相信。

我的心情出人意料的好起来了，耸耸肩，道：“今天中午，一封信，吹了，大家一样！”

“你没事吧？”娟开始同情我。

“自然有点事，不过和你讲了会儿，好多了。而且我也有思想准备。”我不想多讲，‘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’，世上的失恋多着呢，再讲只怕心情要变糟。我问她：“怎么你要结婚了吗？和谁？”

“工作单位的一个同事，挺有钱，他妈还是本市一个大医院的副院长。”娟仿佛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。

“毕业设计认识的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那才几个月，岂不是……”我有些话不好讲出来。

“也不完全是利用他，”娟懂我的意思，道：“他人还不错，挺能干的。”

我无话可说，只劝她慎重，一辈子的事，没有回头路的。

“你放心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不会拿一生的幸福做赌注的。真爱也许只有一次，我已经得到了。何况真爱也未必幸福，是吧！”她很洒脱似的看着我：“不祝福我吗？”

“你让我说什么？”我也望着她。

她不语，沉默了片刻，我说道：“你自己保重了！”

娟的头垂了下来，轻轻地问：“你们男孩失恋后都是无所谓吗？”

我苦笑：“难道想看我掉眼泪吗？”

“你恨她吗？”

“谁？纯子？”我摇头。“她在选择自己的路，谈不上恨，只不过很遗憾，只差半年我就毕业了。我一直以为我一毕业就没事了的。谁知道，谁知道，哎……”我心中一痛，说不下去。

……

“你给他打个电话好吗？”娟忽然求我：“随便讲几句，几句就行。”她不敢看我，低下头：“我只想再最后听一听他的声音，真的，几句就行。”

我拨通了电话，按了免提，同学的声音遥遥地传来。娟静静地站在一旁，听着听着，眼中便有了泪花，然后用手捂着嘴哭了起来，不敢发出声。

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同学说，心仿佛飞到了很远。纯子会为我这样吗？不想起还好，不确定也好，然而确知她不会，我一阵黯然。

我忽然对着电话道：“娟就在我边上，想和她讲几句吗？”不知为什么，这一刻我忽然希望出现奇迹。

对面默然。

娟拼命的摇头，眼泪四处飞落。

“那我挂了。”我默默地挂上电话，抬头北望，只觉一阵寒意。

七月，娟到了深圳，听说她很快结了婚。

用了十年来记住的人，绝不可能一个月就忘记的。

我和娟的谈话只是把伤口包了起来，不让之变大，然而伤口的愈合是需要时间的。

接下来的一个月我精神很不好。

因为不想面对她的声音，我一直没往北京打电话。纯子是什么样的女孩我还是知道一些的，她的决定我不想也无力去改变。所以我回了信，祝她快乐。其余的便忘记了。

我一心扑向设计，然而效率并不高。

杨和我喝了几次酒，以前总是我开导他，这次终于他可以劝我了。但是

借酒浇愁愁更愁，所以酒照喝，愁照愁。

或许连愁都算不上，只是累，心累。师妹知机地开始放《你的样子》。我觉得冥冥中似有天意，我居然喜欢这首歌。

我才不信天。

漪偶尔会上来聊天。我因为无心向学，晚上看录像明显多了起来。一般是和杨。但有时遇上漪，我也会去请她，她并不太拒绝。

暑假我不想回家，留下来干活。杨回了家。漪课题开的晚，也留了下来。校园里冷冷清清的，却合我意。

学生食堂的菜难吃起来，而且我也时常忘了准时去。漪说这样不好，便每天叫我一道去教工食堂吃。女孩子细心，有她在，我的饮食也规律了一些。路上随意聊聊，饭桌上也是天南地北。当然是工作的事居多，偶尔她也会问我有关纯子。

仿佛已很远了，我喟然长叹，不过已不再很难过。

有时干活干得累了，我就到她那儿略坐一坐，她经常会拿出水果给我吃。习惯了，我也就不再客气。

漪一直在联系美国的学校。我是不想出国的人，起码目前不想。世上没有发不了财的地方，只有发不了财的人。

她问我想分配到哪儿，我一时到不定。北京是不想去了，上海没什么很好的印象，那就深圳吧，赚些钱再说。问她，她说也许会等一等联系的学校，也许会先签一个单位，好走就行。偶尔谈及中国的信息产业，我都有些失望，产业很大，但基础都被国外控制了，从 DRAM 到 ASIC，从 MPEG 到 CDMA，那有自己的东西？所以我很支持她出国，但自己始终不想出国。

有一次去她寝室拿本书，看见桌旁有本很漂亮的本子，我作势要看，她连忙收了起来，脸却红了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脸红。

七月流火，九月绶衣。新学期又开始了。

这学期末要答辩，所以很忙。我已经很少再想起纯子，偶尔走在路上，快意中闪过她的影子，如飞地来，如飞地去。我想我已经过去了。

还是时常同漪一道吃饭，只是老杨加了进来。他很久没有四处闲逛了，脸上开始有了正气。有他在，我一般是听。

分配渐渐提到了日程上来，然而这时候忽然有了段小插曲。同班的李想追漪！！这个信息是杨告诉我的，我先是一愣，然后笑起来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她该有人追的。”李比杨小，人很不错，眼光还是不低的，终于看上了漪。可是漪对她始终淡淡的，若离若即，他很茫然，算不出确切的解来，便来找我们想办法制造机会。毕竟漪时常和我们在一起。我答应了。拉漪看电影，假装碰上李，然而漪坚持要我坐在中间，李的目光刺在我身上，杀我千遍都不止，我也难过的要死，只好作罢。

后来杨出主意，约漪去跳舞。妙极！三人相对坏笑。

我请了半天，漪勉强答应了。李满心欢喜，老杨也没和漪跳过，加上很久没去舞厅了，又开始翻领带，我一把揪住：换根新的！

在舞厅里坐了片刻，无意于此，我转身来到窗口。曲子很容易让人怀旧，看外面隐约的月色，我忽然想起了纯子。

在京时曾有一天，和她黄昏时走过一个公园，里面正有很多人在跳舞。悠悠的风，淡淡的曲，我和她驻足良久，都很想进去跳一曲。最终我们还是

离开了，但那一刻她心神俱醉的样子，我始终记得。

很久的往事了，我蓦然记起。这感觉来得如此强烈，以至连室内喧嚣的噪音也不觉得了。这一刻，只有纯子的青衣流转。

心中涌起热流，记起了那一起走过的日子。

我再也呆不住，不顾漪的挽留，也忘了未和她共舞，独自回到了寝室。翻出旧信，回想起纯子的温柔。

哪怕还有一丝机会，还是去北京吧！！

第二天我就去了北京。

15

纯子显然没想到我会来。我约她星期六早上出来见一面，她答应了。

在颐和园东宫门等了很久，她还是不见。当我醒悟到和她约的是北宫门时，她已生气地回到了家。

和她在一起，我似乎总爱犯一些谁都不会相信的错误。不由想起贾宝玉的一句‘我本无缘’。再次把她叫了出来，早已不复来时心情，大家默默。

店里在放着爱情的挽歌，悲伤的让人想哭。外面秋风扫着落叶，卷地的寒。

我却只想笑：白来了！一个美丽的错误！！

她还是她，静静的，我讲了一些自己也听不懂的话后，问她：“阿姨她们在吗？”言下有拜访之意。

“今天也许要出去。”她变聪明了。

后来我又问了一次，她还是一样的回答，我便没有再问。起身送她到车站。一路踏着落叶，我望着远方，无言。她偶尔用手理理头发，冷指拂柔丝，已不再是纯情。

临上车时，她见我不语，忽然道：“要去我家坐一会儿吗？”

我倨傲地摇头。于是她走了。

回到同学处，痛饮一番后，我携醉而去。

很快我签到了上海，适履南朝，绝足不北。

后来，我写了首诗，作为对她忘却的纪念：

京都回望数重山，西风愁起绿波间。

槛外长天孤霞日，身畔雏菊冷香颜。

目及千里春何在？魂兮归来哀江南。

细细香飘生桂叶，曾语双飞燕子梁。

花前玉容凝月色，袖底皓腕黯春光。

频传青鸟通遥舍，偶伴丁香入仙乡。

襄王驾浅难为梦，人间别久自成悲。

断挽罗衣成香塚，抛散明珠任土灰。

小楼从此笙箫寂，再无故致倚斜辉。

16

李终于没有追上漪。我去安慰他，他望着我，没有说话。

漪的工作没定，杨厌倦了北方，便也签了上海。他把我的诗拿了给漪看，后来漪问我：“是最高水准吗？”我摇头：“不知道，人的潜力是很大的，只是未到动情处，也许以后还有更好的。”我又加上一句：“不过我希望没有了，那太伤感。”

一月底答辩，我们顺利过关，但正式离校是三月底，过完春节以后。为了庆祝，我们研究生办了场舞会。因为人不齐，我觉得租个舞厅没意思，提议改在学校最高的楼顶上，苍天为幕，月华做灯。大家一致同意。

风有些冷，但是没人在乎。我请漪跳了第二只舞曲，拉着她的手，闻着发香，我笑着说：“第二次了。知道吗？你很美！”

她的手抖了一下，也许是我的幻觉。

晚间我问杨：“怎么样，漪这女孩不错吧！”

不料他酸溜溜地道：“她对你比对我好！”

寒假过后，该分手了。漪留在教研室继续联系学校，我和杨去上海，他因为有事，比我要晚走几天。

这几天我们天天在一起，老杨是最热心的发起人。漪的联系也有了眉目，应该是秋季入学了。

临走前一天晚上，我们三个坐在花园的石桌旁，漪拿出水果给我俩。斜月梳林，清风荡袖，彼此都有些愁绪。我扶着栏杆，对漪说：“记得出国时，要从上海走。”

她说一定。老杨默然。

第二天一早漪就到了我寝室，乱糟糟的她也无处可坐，站在一旁看我收拾。爸爸也来了，算是出差吧。看见漪，爸爸很疑惑，悄悄问我：“她是不是你的女友？”我想了想，说不是。因为这一想，爸爸不敢确定，最后他决定不送我去车站，漪说她去。

一路上我讲了几句，她都不做声，我也就没再说话。

站台上，她从包里取出一个小本，递给我：“送给你的，做个纪念吧。”

我讷讷地说没给她准备。

她静静地站着，直到车开。

我打开本子，从头到尾，没有一个字。

上海是个繁华地，我用了一段时间才溶进去。杨和我离的还算近，时常来往。漪和我通了好几封信，她七月底出国，从上海走。

时常看到那个本子，我都很黯然。

老杨也在联系出国。每次到他那儿，他都会提起漪，颇有感慨。大家也经常彼此通电话，她一切还好。

转眼就是七月。漪周六到，周一早上赴美。我和杨到机场接她。白天她还要买些东西，晚上我们陪她逛外滩，爬东方明珠。依在江畔的栏杆上，江

风吹得衣袖飞扬。对面是霓虹的世界，江中是彩色的倒影，只有偶尔过船的轰鸣惊破宁静。漪望着江水，默默地发呆。老杨在她旁边，也不做声。我问她：“在想什么呢？”

漪并不转头，幽幽的道：“人生就和这江水一样，过了就不会有回头，然而在当时，谁又知道决定的对错呢？”

“所以我们只能做当时我们认为最正确的事，明知道没有结果的事，我们不该去做。”我来到漪旁边，望着江水出神。

“是么？人也许就是因为太有理智了，才总充满了忧愁吧！”漪的声音被江风吹散，缥缈的有如天语。

我无语。老杨望着她，柔声道：“小心着凉了，还要坐飞机！”

那一夜我们坐了很久。

第二天我无端心情不太好，有一次差点儿和人吵起来。逛了逛街，照了些相，就到晚上了，因为要她早些休息，我和杨九点就回去了。第二天的飞机很早，所以我住在了杨的宿舍。坐在车上，我觉得应该给漪买些东西，便下了车，老杨径回。

夜风吹在身上，很清醒，我买了东西，一边让小姐包好，一边涌起个不可抑制的念头：给她写点东西。

我回到屋，鄂然看见老杨正在伏案而书，偶尔还会出神。见我回来，他说：“你再出去走走吧！”我点点头，转身走出去，完全放弃了写的计划。

杨直到夜很深。

叫上漪，很快到了机场。人很多，手续也很复杂，等到办完，也快上飞机了。漪提着包，站在面前，盈盈复怜怜。杨把一样东西交给她，然后说去上个厕所。

我取出礼物，微笑道：“送你的。”她接下了，望着我，仿佛想说什么。

“你要自己保重了。”我凝望着她，笑得很牵强。

她只是看着，忽然扑了过来，抱住了我，眼泪顺颊流下。

我整个身子都僵了，只轻轻地拍着她！心中尽是她幽香。

她很快离开了我，擦了擦眼睛，哽咽道：“你也保重了。”泪珠又掉了下来。

这是她在我面前第一次失态，也是最后的一次。

在通道的转角处，她回过头来，向我们浮砌出一个微笑。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流中，我想起了两个字：苍然！

我曾经对漪说过，我不希望再写出伤感的诗。所以这次我没有动笔。看着老杨的联系日益紧密，他终于也应能出国去寻找他的梦了吧！走到街上，往来的都是人，却觉得一阵的寂寞。阳光虽大，只有影子相随。

—完—

1999 . 11 . 2 . 03 : 09

